肉蒲團/第十九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八回

肉蒲團/第十九回
作者：李漁　清

第二十回

未央生臨行之際，走去辭別賽崑崙，把家中之事交託與他，求他照管。賽崑崙道：“ 託妻寄子的事，不是輕易任的，寄子容易，託妻甚難。劣兄只好替你料理薪水，不能替你防守閨門。 ”未央生道：“ 小弟所託之事單為薪水，不慮閨門。你弟媳婦是個過來人，比初嫁丈夫的不同。天下中用的男子不過像權老實，他尚且嫌他不濟，要跟小弟終身。料想男子裡面沒有第二個像小弟的，老兄不必過慮。 ”賽崑崙道：“ 也說得是，只要賢弟信得過劣兄，受託也不妨了。 ”未央生別過賽崑崙，就寫封密札寄別花晨與香雲姊妹，又與艷芳綢繆了幾夜，方才起身。不一日，到了故鄉，走到鐵扉道人門首，敲了半日不開。心上暗喜道，他門戶這等森嚴，料想沒有閒人進去，我就再遲幾日回來也不妨了。直敲到晚，方才有個人影在門縫裡視望，未央生曉得是鐵扉道人，就叫“ 岳父開門，小婿回來了 ”。鐵扉道人聽見，忙把門開，接他進去。未央生走進中堂，見過了禮，就問起居。先候岳父的台安，後問令愛的清吉。道人嘆道：“ 老夫身體倒還粗安，只是小女自賢婿去後，就生起病來，睡臥不安，飲食不進，竟成了憂鬱之症，不上一年就身故了。 ”說罷放聲痛哭。未央生道：“ 怎麼有這等異事？ ”也就痛哭起來。哭了一陣，又問“ 靈柩在哪裡，如今葬了不曾？ ”道人道：“ 現停在冷屋裡，等你回來見一見才好安葬。 ”未央生就走到冷屋，伏在靈柩上又重新哭了一場。你道這口棺木是哪裡來的？原來是鐵扉道人見女兒跟人逃走，不好說得，一來怕鄉舍取笑，二來怕女婿要人，只得買口棺木回來，封釘好了，只說女兒病故，停在家中，既可掩人之耳目，又可免女婿之追求。未央生因他平日至誠，沒有虛話，所以並不疑心，反自怨不早回來，以至她憂鬱而亡。

就請幾眾高僧，做三日三夜好事，追薦亡靈，教她早生早化，不要怨恨丈夫貪戀女色，在陰間吃起醋來，做活王魁的故事。追薦之後，仍以遊學為名，別了道人，往京師進發，要學滋補之方。

不一日，到了京師，安頓行李，就去訪問佳人。訪著住處，就去登門拜見。誰想玉香數日前被一個大老官請去，睡了數日不肯放她回來。仙娘回復了未央生，未央生只得回寓。過了兩日，又去拜訪，仙娘道：“小女昨日有個話來，說今日靠晚就到。”未央生聽了，就送嫖金三十兩，還有幾件私禮，待她回來面送。仙娘收了嫖金，又道：“如今天色尚早，相公若有別事，且去一會再來，若沒有別事，就在這裡等。”未央生道：“我專為令愛而來，沒有別事。”仙娘道：“這等，到小女房中坐下，或是看書，或是睡覺。待小女一到就來奉陪。”說罷，就領未央生進房，吩咐一個小妓教他煎茶服事。又對未央生道：“老婦有俗要去料理，不能相伴。”遂轉身出來。

未央生想要將養精神，好到夜間幹事，就從午刻睡起，直睡到薄暮，方才下床，取了一本書正在看，只見紗窗外有個標致婦人把他張了一張，就慌忙走開去，卻像要躲避的一般。未央生就問小妓道：“方才張我的人是哪一個？”小妓道：“就是我家姊姊。”未央生看見那些光景，怕她有拒絕之心，就出來求見。玉香起先張了一張，認得是自己丈夫，只說有心來捉她，所以慌了手腳，要同仙娘商量去路。不想走到仙娘房前，還不曾說話，就望見未央生趕來，只得對仙娘道：“此人是接不得的，不可使他見我。”就跑入仙娘房裡，把門窗堅閉，聲也不則。仙娘不知就裡，只想她心上不愛，所以不肯接他。就去對未央生道：“小女又有信來，說依舊被他留住，不得回來。卻怎麼處？”未央生道：“令愛回來了。怎麼是這等說？莫非怪我禮物輕微麼？”仙娘道：“真是不曾回來，並無他意。”未央生道：“方才明明在窗外張我，一張就躲避開去。怎麼講這樣胡話？就是有些怪我，也須與我想見一面，再把話辭我，我也是辭得去的。何須這等絕人？”

顧仙娘只是照前話回覆。未央生道“我剛才見一個婦人躲在你房裡去，若果然不曾回來，待我搜一搜，若搜不著，我嫖也不嫖，禮物也不取，竟自回去。”仙娘見他說得對針，恐他搜出人又不好意思，只得對他道：“不瞞相公說，來是果然來了。只是被個作孽的男子一連掏漉了幾夜，身子缺安，要將息一兩夜，才好留客的意思。相公既然執意要見，待我叫她出來就是，何須搜得。”未央生道：“這等，待我親身去請，省得說我來意不誠，又要推託。”就跟仙娘走到房門前一齊啟請。仙娘道：“我兒，相公要會你，你可出來會一會。”連叫幾遍，再不見則聲。未央生也叫一會，不見開門。玉香看見勢頭不好，想起見面之後定要驚官動府。加起刑來，少不得是一死，不如死在未見之先，還省

得一場沒趣。就解下束腰的帶，繫在樑上自盡。後未央生見門打不開，打開進去，人已吊死了。未央生看見弄出事來，要想脫身，那裡有心看吊死的人是何面貌，遂轉身竟走。仙娘見他逼死了人，一把扯住道：“往哪裡走？我和你無冤無仇，為甚麼把我養差的人活活逼死？”

正在校問之時，只見許多嫖客走到，都是些公子，往常嫖過玉香的，連日因人接去不得見面，聞她回來，大家不約而同都來看她。見被人逼死，大家怒髮衝冠，就吩咐管家一齊動手，把未央生按在地下，用青柴短棍打了上千，只有致命之處不曾受傷，其餘的皮肉沒有一處不被他打的烏青爛熟，打過之後，就把鐵練練了，鎖在死人旁邊。要等地方鄉保同來看過，好領戶主報官。未央生起先要逃走，不看死人。如今被打得損傷，又鎖在死人旁邊，料想脫不得身，就把死人面貌頭腦仔細一看，就大驚起來，想這面貌與我亡妻無異，難道天下的面孔竟有這樣相同？看了又想，想了又看，越看越像，越想越是。不覺疑心起來，焉知不是我妻跟人逃走，岳父不好說得，買口棺木騙我也不可知。況且這婦人若還沒有虛心之事，為甚麼見我就躲，躲到後面見躲不脫，就尋起自盡來。想到此處，已有八分明白，又想起妻子頂門裡有一灸疤，是不生頭髮的，我今何不驗個仔細。就把她鴉髻分開，裡面一看，恰好有指頭大的一塊，沒有頭髮，正是她無疑了。

忽見地方鄉保一齊擁進房來，查問致死來歷。未央生道：“吊死之人是我妻子，被人拐騙出來，賣與仙娘接客。自己還不曉得，走來嫖她。她虛心不敢見面，所以懸樑自縊。及致鎖在一處，細看面貌方認出來。我這冤枉少不得要到官伸訴，只求早些到官，就見天日了。”眾人盤問仙娘，這個女子是甚麼人賣與你的？仙娘不知就裡，說：“他滿口胡言，總是支吾的話，我這女子現有一個丫鬟相隨，同時明買的。”眾人道：“吊死的人不會說話，可問這丫鬟就明白了。”仙娘起身去叫如意，誰想尋了半日不見，只說她走了。那裡曉得竟躲在仙娘床底下，被眾人看見，一把拖出來。原來她也是看見未央生，慌了手腳，同玉香一齊躲入房中，看見玉香吊死，未央生又打進房來，知道沒有好處，所以鑽在床下躲避。不想被人看見，拖了出來。眾人指著未央生問道：“這個人你可認得他？”如意心上還要不認，怎奈面上的顏色，口裡的聲音竟替她遞起認狀來。眾人知道有些原故再把利害的話恐嚇她，她就把玉香在家與某人通姦，懷孕怕父親知道置於死地，只得跟了某人與自己一齊逃走，誰想某人負心，賣她下水的話，細細招了一遍。

眾人知道情節，就勸他兩下解交，不必驚官動府。一個逼死自家妻子，料不抵命；一個明買婦人接客，料非拐帶。只是這個使女問原主還要不要，若要，便贖她回去；不要，還留在這邊。未央生到了這個時候，只當是已死之人，連自家身子都可以不要，巴不得

早死一刻也是好的，那裡還要她。就對眾人道：“ 論理起來定該到公堂上去，求官府替我追究一番，消消隱恨才是。但恐被人傳撥開去，聲名不雅，不如依列位，隱忍些罷。這個使女既然做過娼婦，也不便帶回，由她在這邊罷了。 ”仙娘見他說出真情料想沒有後患，就依眾人處分，開了鐵鎖，追還嫖金，打發他出去。臨去的時節還被那些嫖客罵了多少王八烏龜才走得脫身。

未央生回到寓處，棒瘡發作起來，叫天叫地，喊個不住。心下想道，我起先只說別人的妻子該是我睡的，我的妻子斷沒得與別人睡的，所以終日貪婬，討盡天下的便宜。那裡曉得報應之理，如此神速。我睡人的妻女，人也睡我的妻子；我睡人的妻子還是私偷，人睡我的妻子竟是明做；我佔人妻子還是做妾，人占我的妻子竟是為娼。這等看起來，姦淫之事，竟是做不得的。我還記得三年前孤峰長老勸我出家，我不肯從，他就把姦淫的果報說來勸我，我與他強說姦淫之事未必人人有報。如今看起來這樁事再沒有不報的了。我又說一人之妻妾有限，天下之女色無窮，若是淫了無限婦人，就把一兩個妻妾還債也就本少利多，不叫做吃虧了。如今打算起來，我生平所睡的婦人不上五六個，我自家妻子既做了娼，所睡的男人不止幾十個了。天下的利息那裡還有重似這樁的？孤峰又說這道理口說無憑，教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，方見明白。我這幾年，肉蒲團上的酸甜苦辣嘗得透了，如今受這番打罵凌辱也無顏歸故鄉了，此時若不醒悟，更待何時？不如寫一封懇切的書寄與賽崑崙，教他尋一個人家把艷芳打發出去，兩個孩子，隨她帶去也得，留與賽昆撫養也得。我自家一個徑至括蒼山尋見孤峰長老，磕他一百二十個響頭，陪了以前的不是，然後求他指出迷津，引歸覺路，何等不妙？

主意定了，就要寫書，怎奈兩隻手臂都被眾人打傷，寫不得字。將養了一月，手臂好了，就要寫書，恰好賽崑崙有書寄到，拆開一看，說家中有急事，教他聞信之日，即便起身，又不說緊急事是那一樁。未央生心上疑惑，不知何事，遂盤問來人。來人道：“ 是二娘跟人逃走。 ”未央生又問：“ 她跟甚麼人逃走？ ”來人道：“ 莫說我家不知，就是府上的丫頭伴當也不曉得。只說未走之先，夜夜聽見床上有些響動。及至起來又不見有個人影。一連響了十幾夜，那一日清早起來，只見重門洞開，尋覓二娘，竟不知哪裡去了。故此家主一面緝訪，一面著小人前來追趕相公回去。 ”

未央生嘆道，這個信來又是一番報應了。可見姦淫之債，斷斷是藉不得的。借了一倍，還了百倍。焉知這兩個女兒不是還債的種子，如今也慮不得許多，遂寫一封決絕書，回覆賽崑崙道：淫姬私奔，不足為奇。悖而入者亦悖而出，此常理也。故鄉之事亦復類此。自知罪惡貫盈，有此報。魔障消除之日，即道心發現之期，不當返江東，徑歸西土。所

恨者禍胎未滅，猶存二孽於懷中，暫累故人，延其喘息，俟我見佛後，當借慧劍除之耳。單複不盡。

打發回書去後就欲起身，要把書笥帶在身邊，做個沙彌服事。後來想了一想，惟恐狡童在側，又起淫心，不如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竟叫書笥跟了來人也發他回去。自己收拾行李，單身獨往括蒼山去。

評曰：作者本意直到此回乃見。凡看肉蒲團者，別回只看一遍，此回與下回能看三四遍者，即會看小說之人也[1]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維基文庫本原作“□會看小說之人也”，早稲田大学図書館藏青心閣本作“理會看小說之人也”；早稲田館藏情死還魂社友批評本作“即會看小說之人也”；依情死還魂社友批評本改：